

代表作

编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百 家

端木蕻良

代 表 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 雪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端木蕻良/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453-7

I. 端… II. 中…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4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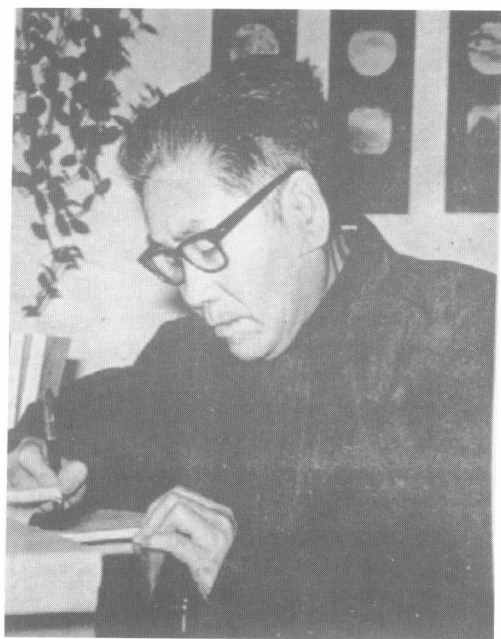
850×1168 1/32 开本 12.25 印张 295 千字 4 插页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定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作品书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内 容 简 介

端木蕻良，辽宁昌图县人，原名曹汉文，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收入他的小说10余篇，散文4篇。

端木蕻良的作品艺术特点鲜明，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其早期作品即引起文坛瞩目，如著名的短篇《鹭鸶湖的忧郁》等。作者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追寻古老民族中的原始生命力和人文变迁的轨迹。作者认为“只有皈依在那时代的主题下面，向他做艺术的献身，才能创作出结实的作品。”



端木蕻良(1912~1996)

本书编者 李 雪

目 录

短篇小说

鸛鹭湖的忧郁	3
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	14
遥远的风砂	26
万岁钱	42
雪夜	49
浑河的急流	60
吞蛇儿	86
憎恨	95
被撞破了的脸孔	114
生命的笑话	128
初吻	145

早春	162
女神	192
红夜	200

长篇小说

新都花絮	217
------------	-----

散 文

永恒的悲哀	365
《大地的海》后记	368
有人问起我的家	373
我的创作经验	377
端木蕻良小传	386
端木蕻良主要著译书目	388

短篇小说

鹭鹭湖的忧郁

一轮红澄澄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这雾便热郁的闪着赤光，仿佛是透明的尘土，晕眩地笼在湖面。

一群鹭鹭，伸长了脖颈，刷刷地打着翅膀，绕着田塍边的灌木飞过，大气里又转为沉寂，便是闪着翠蓝色绿玉样小脑袋的“过天青”，白天不住的摊开不倦的翅，在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打胡旋，现在也不见了。只有红色的水蝇，还贴在湿霉腐乱的土皮上，发出嗡嗡的声音来，……有两个人在湖边上。

一个个儿高高地，露着一副阔肩膀，跪下来在湖边上开始铺席子。那一个小一点儿的瘦瘦地，抱着一棵红缨扎枪，在旁立定了向远看，好像要在远远的混浊里，发现出边界来。

“这天气怎么这样的霉……”他微微地附加着一口叹息。

那一个并没打理，铺好席子，把两手抱住膝头，身子微撼了一下，抬着脖颈来望着月亮。

“快十五了，咱们今天不在窝棚睡了，咱们在这里打地铺，也好看月亮。”

“这月亮狠忒忒地红！”

“主灾嘞！”

“人家说也主兵呢。”

“唔。”

两个人都暂时静默，湖对边弥漫过一阵白森森的浮气来。在深谷里，被稀疏疏的小紫杨围着的小土丘上，闪动着一道游荡的灯光，鬼火似的一刻儿又不见了。

“小心罢，说不定今天晚上有‘偷青’的呢，警空点，我的鼻子闻得出来。”个儿大一点的说。

“那有什么，吓跑了就完了罢，哪天没有。”

“不成，今天得给他一顿好揍，快八月十五了呢。”

那一个讥讽地道：“‘烧饼’^①也当不得月饼呵。”

“谁说的，至少也痛快痛快手。”

“.....”

那小一点的，放倒了红缨扎枪，脱下了脚下的湿鞋，凑到席面上来。“雾更大了。”口中喃喃地说，心里像藏着一种无名的恐怖，在暗中没法排解地霎闪着一双眼睛。

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一切的物象都渐渐清晰起来。那棵夜神样的大紫杨，披下来的黑影，比树身的体积似乎大了一倍，室息的铺在水面上。一块出水尖石，在树荫里显出苍白色来。全湖面浸淫着一道无端的绝望的悲感。

“来宝哥，你今年多大了？”小的问。

“二十三了，不小喽。”那一个一团稚气地答。

① 烧饼：打嘴巴。

“我今年十六，妈说我明年就不拿‘半拉子’钱了。……”

“你呀，你还是少作一点儿罢，别心贪，这年头儿啥年头，你身子骨儿软，累出痼病一辈的事。”

“可是怎么办呢，爹老了，去年讨了三副力母丸也不见好……我要讲年造一年赚一百呢，就活便开了。”

“你得讲得出去呢，不用说你，就我呗，这年头儿没有人要，谁家敢说出一百块钱要人，到上秋粮食打出一百块钱了吗？……何况你又瘦瘦的……”

“我勤俭点呵，多出点活呵。”

“哎，就别管明几个，‘到哪河，脱哪儿鞋！’……呃，可是偷了酒来了，你喝吗？好酒呢！”他从裤腰底下掏摸了半天，掏出一只“酒憋子”来，又是一卷儿干豆腐。

小的寂寞地摇了摇头，看着他吃着。

“可是，玛瑙，我忘记告诉了你，就要好了呢，听说张学良到南京合作去了，就要出兵了，这回是真的，不是骗傻子了，说是给义勇军下了密令，从鞋底带来的，所以一过关，现在身上都不检查了，就检查鞋底，说是让义勇军们先干……”

“来宝哥，咱们也当义勇军去好不好？”

“那还用说，到那时谁都得上，不是中国人吗？”

瘦一点儿的玛瑙沉在沉思里。

“那时我们就有地了吗？”

“地还是归地主的，可是粮食值钱了，人有人要了呵！”

“我都知道——”玛瑙又叹息，“咱们没好，咱们不会好的！”

“你妈要给你娶媳妇了吗？”来宝没头没脑地插进来一句。

玛瑙红了红脸没作声。

来宝便道：

“你吃干豆腐吧，我吃不了……娶个媳妇，好像买一条牲口，你

爹也好‘交边’了，享享福，刚才我在湖边儿看见了他，哎，驼的两头都扣一头了。”

玛瑙沉吟了一刻道：

“可是娶媳妇也得钱哪，我妈给两块布，那边不答应，说这年头女的值钱，要不是从小订的，现在都想不给了。”

来宝不以为然地道：

“嘍，这年头，她妈糊涂，兵荒马乱，大姑娘放在家……哼，你吃干豆腐呵，我吃不了。”

玛瑙还在想自己的心事，并不去吃干豆腐，只是说自己的话：

“我爹每天晚上咳嗽，半夜妈还得起来烧遍水，得用热水往下压呀。……”

来宝觉得话越说越沉闷，便止住他道：

“哎……咱们睡吧，半夜还得起来打偷青的呢。”

来宝把两只扎枪放在两人中间，便掀开一条破棉絮来盖了。

“你不睡吗？”来宝伸出脑袋来问。

瘦瘦的默默不作声，扯开来棉絮的一角也睡下了。

远远的村庄里，有一下狗叫声，旋即静灭。

雾现在已经封合了。另有一道白色的扰混的奶气似的雾露还一卷一卷地卷起来，绕着前边的芦苇，湿冷腻滞地在水面上团成几乎看不见的水玻璃球。渐渐又与上层的黄雾同化在一起。透着月光，闪着茫无涯际的空洞洞的光。

“来宝哥，你说出兵，是在八月十五吗？像杀鞑子似的？”

“……”

“来宝哥，你方才看见我爹了吗？……”

“……”

“你睡着了吗？……好大觉……”

“……”那边骨啾啾地翻了个身。

“来宝哥……”

“……”

黑暗里一双绝望的眼睛向阔空张着。

雾更浓了，对面已经看不清人了。

湖边上的两个睡得很熟。沿着他们身后是一垅一垅的豆秸，豆叶儿早已生机殆尽，包在豆荚里边的豆粒儿也都成熟了，只静静立在那儿，等着人去打割。“豆哥哥”碰着这样的月夜，也想不起来叫，因为湿气太重，薄纱样的“镜驳”都滞住了。

干枯的豆叶，花棱花棱地响了一阵，一会儿又静下来。

玛瑙梦中发着呓语，“不要打我呵……下次再不敢了……呵……不要打我的腰呵……不……”一只带着花白的骨针的刺猬猬，正在他身边嗅着，听见他的嚷声，便畏缩地逃回豆地里去。

豆叶响动声一刻一刻大起来了，方才那只刺猬猬，已经无影无踪。

终于有割豆秸的声音沙沙地传出来。

玛瑙打个喷嚏，醒转来，把耳朵贴在大地上听着，是镰刀声，豆秸倒地声，放铺声，脚步声……他的眼睛在暗中睁大起来，怀疑地向着月亮看了一眼，大概想看出现在是什么时光来。

他把手向来宝一推，道：“有人了！”声音几乎低到听不见，他又推了他一把，来宝蒙头涨脸地坐起来，向他摆手，然后把耳朵贴在地上。“在‘抹牛地’那边！”他狡猾地笑了一笑，高兴道：“一阵好揍！”

玛瑙见他醒来，轻声问道：

“捉他？”

来宝顺嘴说：

“捉！一定的，月饼！”